

上海人是常被诟病的，尤其是饭量。在粮票时代，全国普遍最低量的粮票票面是 50 克，也即一两，唯有上海人“胃口小”，最低量的粮票票面是 25 克，半两。要知道，那时候我们通常一顿饭要吃四两，半两塞牙缝都嫌少的。印象中，上海的阳春面是二两的，可以加面，大饼是一两，肉包菜包，还有油条，都是半两；一两粮票可以买一个肉包一根油条。上海也有一两一根的大油条的，不过上海人，尤其是年纪稍大的老太太会眉头一皱：油条做得这么大，没分寸，偷工减料，一点也不好吃。

这就是上海人的锱铢必较分寸必究。

有一年隆冬时节，我去深圳。下了飞机，换上了夏装，视线中便是一片绿色，第二天清晨，还听到了树上的鸟鸣。我对深圳朋友说，四季常青真是好啊。深圳朋友一点没有骄傲的神情：有什么好？没有四季，一年到头穿的是夏装。哪有上海好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，从羽绒衣到春装到 T 恤，衣着一点不单调；冬天不如北方寒冷，夏天没有南方酷热，没有洪涝，没有暴风雪，也少有台风……我没想到深圳朋友对自己生活着的四季常青如此“审美疲劳”，更没有想到上海的春夏秋冬会有这么大的魅力。

“父者，家之隆者。”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撑起了兴旺幸福的一片天。

在“父”的字形里，有没有与父亲这个身份匹配的深沉博大的内涵呢？最初的字形，呈现的是一只手把持着类似石斧或骨针的竖形器物，可理解为手持工具劳作。“父”的本义该是“斧”的指称。

在远古蛮荒时代，能使用工具从事狩猎、耕田等生产劳动，具有开创性意义，这样的男子往往特别受尊重。现代如马云，有“马爸爸”之称，这一尊称，恰恰出自和工具有关的创造性劳动。如果没有淘宝等网络零售平台的发明，马云会受到这般钦敬吗？

随着“父”的人格和精神的符号意义日益显现，其作为工具的本义反而淡化了。于是，“父”的工具特征通过添加砍削工具“斤”，定型为“斧”。但是，同源同宗的声形，仍然把这两个字关联起来，传递出力量、勇敢、奉献的象征意义。

巧合的是，握持器具之形，又与家长手持棍棒类戒具训诫体罚子女相似，“父”与“父”在字形上同构，“教”和“改”等，都是旧式理念引导下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结果。所以，就有“父，矩也。家长率教者”之说。父亲是家里立规矩的人，同时，起着率

力。她不知道上海还有黄梅天的吧？深圳朋友则是对上海黄梅天有一种难以想象的浪漫解释：黄梅天就像是上海女人的作呀，虽然作得你不太舒服，但是作两三个星期就作好了，哪里像深圳的潮热，一年作到头。最后，深圳朋友给上海天气下了定义：上海的四季，让人觉得是有分寸的。

四季分明即分寸

马尚龙

寸的。这位深圳朋友没有想到的是，她不经意的“黄梅分寸”说，几年后却是决定了我新书的书名《上海分寸》。

不妨说，上海的四季，恰如上海的分寸。

苏东坡在对杭州西湖感叹时，写了这么一句：淡妆浓抹总相宜，完全也可以用来形容上海的四季。既可以说是说上海的四季，像是或浓妆或淡抹，也可以说是，上海的四季，也让人有浓妆淡抹的交替和选择。

上海的气候中庸而不极端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也是中庸而不极端。

似乎有点牵强，自然的气候对人的行为方式和态度会有什么关联？我不敢说上海的四季决定了上海人的某些思维方式，但是影响了

上海人的行为方式是一定的。上海的四季不仅美化了上海人的服饰装束节奏，同时也是置上海人于常年为四季分明的忙碌之中。上海人一年的服装装备因为四季分明而杂多，需要有购买能力，需要有储藏的能力，还需要有审美能力——从中生发出了上海人分寸把握的需要和能力。

四季分明的自然气候对上海人分寸感的影响，可以延伸到上海城市化的漫长而有效的进程，确切地说，上海开埠之后，世界文明和江南文化在上海有机发酵，产生了上海特有的生活守则和公序良俗，分寸成为了城市生活的要素。一方面，个人物理空间逼仄，一方面社会天地寥廓；既是天天面对优胜劣汰，又须时时温文尔雅；生活成本高，不能失了体面和尊严。如何协调各种无法摆脱的对立面组合关系，都可以上升为学问。

分寸是对修养的把握，是对城市生活的把握，也是对个人角色的把握。或尊或卑，或雅或俗，或喜或嗔，知所行知所不言，知所行知所不行，总是被一条隐约的界限约束着。这条界线就是分寸。一个体面而有良好口碑的人，必定是一个分寸拿捏得当的人。即便是推及家庭、社会、城市，也是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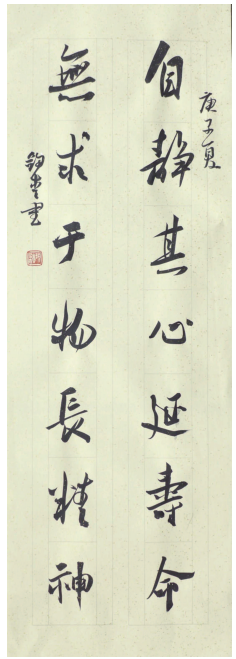
先垂范的榜样作用。为人之父，又要辛勤劳作、上班挣钱，还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职责，真不好当呢！但是，“父

爱如山”，正是有了父爱，人间才会拥有宽广、博大、深沉、厚重、敦实之爱。

“父耕原上田，子锄山下荒。”父子戮力耕锄，不荒田园，温暖如斯、亲切如斯，人间夫复何求？

还有一种解读，认为“父”最初是指古代解开纽襻结扣的锥子，往往在成年礼上挂在年满二十岁的青年身上，表明已经成人。由此也可将成人称为“父”，如农父、渔父等。可是，“父”作为辛勤劳作、勇敢奉献并受人尊敬的大丈夫形象又在哪里呢？如果说成年男人，那个男子束发并戴发簪的“夫”，才是其代表。“父”与“夫”相通，再加上美男子“甫”，都指成年男子，但“父”所具有的人格魅力、血脉韧性、精神内涵，不能只是年长而已。

“父者子之天也。”在子女的眼里，“父”是多么崇高伟岸、厚重可靠，堪称人生首任导师！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？想想“父”字所呈现的深情厚味——担当、理性、果敢、硬朗、冷峻、宽厚、自律、进取、乐观、包容、坚定，该有所感悟吧。



(书法) 戴剑青

木作，就是木匠活、木作坊。大木作，指的是建筑，殿堂屋宇。梁思成说，现今还能见到的，最早是唐代的建筑。小木作，指的是家具了，椅案几柜。王世襄说，小木作，明代是最好的。小木作，也是到了梁、王手里，才上了学术层面，有了第一部中国建筑史，和明代家具研究。

大明木作，最上乘的，用的是黄花梨料。明代黄花梨，色淡黄，有果香，年代久了，温文近人。黄花梨，又以海南产的最好，所谓“海黄”。海黄原树，现今仅存数十棵。七十年前，上海小木作行家，排的上名字的，也就十来人。这拨人，在意的是花梨木、紫檀木，在意的木作，年份上到晚清。他们说，黄花梨质地不硬，感觉羸弱，是“黄胖红木”。其中国兴，后来去了欧洲，认同了黄花梨。他还知道了，极品小木作，正是明代海黄的。他的欧洲店铺，也改名叫“明清阁”。我还给他写了店招。我去过他上海的家，看他的收藏。明代海黄大圈椅六对、罗汉床一架。圈椅尺寸宽大。罗汉床三面围栏，云纹通透，用料足。说实话，罕见。汪氏笑称，一旦知道了，眼光还是有的。还说，好东西，要带回来。

小木作，江南苏作，北地晋作，都是好的。苏作黄花梨案，身价已是百万、千万金。北地不产黄花梨，最好的料，也就是核桃木了。晋作核桃木案，明代，或清早中期分明，形和韵也是上佳。二十年来，收入些核桃木条案、画案。大都是崇徽堂留我的。

明代松木龙纹雕小条案，是我母亲看中的。这条案，店主自己在用。母亲说，

别人的优点未必适合你

王子江

从伦敦搬到东京已经有 100 天，体会最深的是日本人的认真，譬如百货店买东西的时候，收银员担心勒手，会在塑料袋把手的地方粘上一圈泡沫；安装家具的人会将所有桌腿椅子腿底下贴上防滑垫怕划伤地板；下雨的时候，面包店服务员会在购物袋上罩上一层专门的防雨袋……这些小的细节，他们做起来那么自然，每次都会触动你的内心。

可能全世界都知道认真是日本人的优点，尤其是俄罗斯世界杯上，日本

“今天正好是我生日，能不能把这个条案，让我给我？”他笑了。二十年前，新房入住，去虹桥路剑明那里，配了些案、柜。其中有个大画案，两米长、八十厘米宽，不知木料，就是喜欢。后来认识顺富了，请他指教。他说，这画案，好诨。柏木案，松木面板，松柏配。开门是明代的。

所有椅子里，圈椅是文人最喜欢的。坐着不失礼仪，又感觉萧散宽松。曾在冷摊淘到几把。苏作，榉木的。其中一个圈椅特别大，格局好，可能到明。有天到东台路，进一家书画铺。看见院子里有个圈椅，清早期苏作，榉木，包浆好，藤面坏了。我出了个价。店主说，就收入价给我。他说他是做字画的，字画是他的饭碗。他不能要第二个饭碗。他的收入价很低。我只能依他。

明代“面条柜”，是柜子里最好的。形制上小下大，感觉挺拔、稳当。两扇门左右开启，会自行缓缓关闭。九十年代末，在吴翟路，我找到了一个。明代苏作榉木。年份长了，足底有点烂了，柜身略略低矮。两扇门是一木剖开做的，花纹相同。成器后，相映如屏。指甲圆门沿，温文得体。传世三百多年了，精气积聚。和摊主熟了，再让他去觅。觅来了好几个，都感觉不好。摊主想不通了，有天特地来我家，看原先这件。到今天，我还记得他当时的反应。他噙然落座，吐了口气，说，“细看原来这么好。”

大明木作，榫卯结构，不用钉和胶水，可以拆卸保存。王世襄收多了，就拆卸了放起来。渐渐地，把自己的家，变成了大明木作的家。

店，这些东西难道只有当垃圾处理掉？

以前有人说，日本人能够专注于将具体的事情做好，但往往忽略了大的方向。最显著的例子就是，当年索尼公司把随身听做到了极致，却没有意识到数字化已经到来，当 MP3 突然风行的时候，随身听就死掉了。

“只顾低头拉车，不知抬头看路”。可能是性格的两个极端吧。

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奥运会最终宣布推迟的两个多月，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事实上，早在 2 月初，日本最权威的医学专家就警告说，谈论举办奥运会为时尚过早，意思是不考虑奥运会了。可是东京奥组委仍然按部就班推进所有的活动。3 月 24 日宣布推迟两天前，从首相、市长到奥组委主席还在坚持奥运会会将如期举行的论调。从 3 月初开始，当疫情蔓延到意大利时，所有人都知道奥运会已经不可能按时举办了，最终加拿大奥委会宣布抵制，奥运会才在非常被动

的情况下结束。如果日本方面早下单方面暂停所有的活动，静待事态发展，不至于让奥运圣火从点火到运回东京中间的所有仪式都草草进行，也不至于让那些排练了好久的孩子们，因表演取消而留下一时难以抹去的遗憾。

一个人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，对于人如此，对于国家和民族也可能一样。别人好的东西如果你学不来，就不要勉强，因为他

的优点，很可能是建立在他的缺点之上，反之亦然。



我是难得做梦的。然而开学前几天，我必做梦，而且无一例外地梦见自己“挂黑板”了，要么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说什么，要么是台下学生乱成一锅粥，怎么吼都不听，醒来吓出一身冷汗。然后喟叹：真没出息。

“空中课堂”结束，回到学校，发现 G 老师竟瘦了一大圈，大家关切地问她，是不是身体出状况了？她笑着说：都是网课惹的祸！她说一天不知道要搭几个闹钟，神经高度紧张；做课件，常常忘记了时间，不知道吃饭。我笑她迂，备课组的老师共享一下不就行了？她瞪大了眼睛：这怎么行，学生的情况不同的呀？认真，是这一代老师的风骨。

是的，进课堂是我们的日常。教了几十年了，进教室前半小时，总是心神不宁，哪怕几个环节已经“过电影”了几遍，有时还得用咖啡疗治，把情绪吊上来。有一次，这样跟朋友吐槽，她竟然感慨良深地说：敬畏知识，敬畏课堂啊。我笑着说，没这么伟大，只是职业性的焦虑。

我是不排斥焦虑的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适当的焦虑，可以让我们心存戒心，行事谨慎。做老师，就会认真备课，认真上课，认真批改，认真辅导。哪怕线上教学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学习新技术，十八班武器，愣是把小书房改造成了直播间。疫情，大大地提升了老师

的信息技术水平。不一样的“群”用不一样的软件平台，真有“误入藕花深处，争渡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”之感。

线上学习，孩子们多出了一大把时间。然而心灵的饥荒，精神的孤寂，电脑游戏的狂欢是填补不了的。这时名著阅读、书法练习、诗词背诵、电影配音等登场了。看着视频里粉嘟嘟的充满稚气的小脸，竟然一口

给自己画一道海岸线

陈美

气背下《琵琶行》《将进酒》，你会惊叹小脑袋的能量。而当一个孩子每天发二首宋词的背诵视频时，你会对那个拿着手机录制视频的妈吗，心生敬佩。而当我公布 S 同学积分破千（绝句 2 分，律诗或宋词 4 分）时，其他同学能无动于衷吗？“羡慕嫉妒”是一股向上的强大力量。有同学发誓要追上她，给自己设限：每天必挣 10 分，如今已过 500 了。那么多同学读过《射雕英雄传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没读过，就说不上话，那就悄悄的开始吧。

我记得自己读书时，物理老师破天荒请我这个课代表帮忙批改测验卷，那一节课的时间里，多少次眼泪模糊了双眼，有那么

多个学期的内容、习题过了一遍，期末考试竟然名列榜首。我至今感谢老师那次用心良苦的安排：与其是批改，倒不如说是别开生面的深刻反省和刻骨铭心的自我教育。

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”人生一世，做何种人，成何种事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无论身处什么环境，只要能见贤思齐，起而行之，不是第一，第二第三第四……哪怕最后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《晋书·潘尼传》中说：“学犹蒹葭，化若偃草。”是的，必要的焦虑，其实是“风过草偃”的见贤思齐啊。

你见过磨刀吗？被磨刀石狠狠磨砺的刀，一定很疼，可它没有哭。因为它知道，只有经过这样的磨砺，自己才能变成一把好刀。

你见过打枣吗？被竹竿狠狠抽打的枣树，一定很疼，可它没有哭。因为它知道，只有经过这样的抽打，自己才能结出饱满的枣子。

真的，我们都需要给自己画一道海岸线，然后送自己一束鲜花，和一个明媚的笑容，扬帆远航，不惧风雨。

十日谈

“疫”起谈心

责编：王瑜明

都说人类是群居动物，但群居的人又有几个心路相通？明日请看《看不见的孤独》。